

美国与中国近代早期留学生述评

陈 国 贵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社会不久,就有容闳及清政府派遣的120名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这批留美学生回国后,在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方面,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留美学生学成回国,有所贡献,应该说是与美国当局,尤其是与美国广大友好人士的热情欢迎,积极支持分不开的。对此本文略作述评,并就教于方家。

—

美国友好人士深深懂得,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的目的,是为了回国后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国家。因此,对中国留美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并尽力支持。美国人特韦契耳(Joseph H. Twichell)说,容闳在1854年作为中国第一个大学生,即将毕业于耶鲁大学时,曾受到了莫大的“劝诱”,可使他留居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因为容闳留美已久,从理智上、道义上的一切兴趣、情感和爱好,都使容闳感到在美国如在故乡一样。而且,由于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已引起美国人士的注意,“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向他开放了: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但是,不论留居美国的条件如何的好,容闳还是毅然回国了。对于回国,容闳曾借用圣经的条文,来说明其观点。对此,特韦契耳有这样一段描述:“他(指容闳)说,这时《圣经》上有条经文,……那条经文说到,‘不论是谁,如果不为自己,特别是不为自家人打算,他就是否定基督教,因而比异教徒更坏。’在容闳的心目中,‘自己’、‘自家人’这些字眼意味着孕育他的祖国”。对中国“他的正义感和报恩心也不会让他图利自私。所以,虽然他无从预料什么会降临到他头上,他还是决心回去”。这表明了容闳学成回国的爱国精神,美国人士是敬仰和赞扬的。

美国不少有识之士十分了解中国人去美国留学的道理。他们从容闳那里了解到,在国际关系中,在同外国民族的商业和其它交往中,中国由于缺少受过现代教育力能胜任的代表,而深受不利。在许多至关重要,原应由中国人从事的职位上,中国被迫任用外国人。假手于客卿,中国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中国的要塞、军舰、军队、海关,大部分都大权旁落。例如中国在同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协商条约中,竟让美国人蒲安臣充当中国的首席代表,那怎么会是合适的呢。对此,美国人士完全赞同和支持容闳的爱国主张:中国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来办,反对外国人出面干涉或参与。并积极支持中国派遣留学生去美国留学,培养出为中国本民族办事的人才。

容闳大学毕业后,曾努力于中国留学生的留美事务工作。美国人士对此了解颇深,说容闳对留学事务是如此地亲切,花费他如此多的心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主要的是“其中凝着他祖国最强的爱国愿望——因为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为此,美国人士对容闳的爱国思想和行为所感动,并对容闳的爱国活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律学校肯特俱乐部会上,特韦契耳在他的讲演中说到,中国派往美国留学的120名学生,“经过这一番教育过程,要使这些学生牢记:他们属于他们的祖国,而且必须属于他们的祖国;他们是为了祖国,才被选拔来享受这种稀世殊遇的。如果一切顺利,计划实现,1887年前后,就会有百十来人由美国回到中国。这批人从青春初期到成年,是在我们这儿”“成长起来的,他们注定会在本国政府和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除缺少经验外,他们受各方面的良好培训,足为中国解决那些当务之急”,“他们会以更为自觉的爱国责任心来激励自己工作。天意如此安排,谁能预知日后将产生何等影响。”这充分反映了美国人士对中国留学生学有成就,归国后为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面貌而贡献力量,充满了无限的期望和殷切的关怀之心。

二

美国友好人士要让中国留学生受到系统的良好的美国教育,以便回国后,为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面貌服务。特韦契耳说,要用美国优良的教育组织:学院、大学以及部分专门学校,为这些学童提供方便,等他们的才智逐步增长后,再派他们攻读各种专门课程,如物理、机械、军事、政治史和经济、国际法、民政原理与应用,以及一切对现代行政有用的一切知识。

首先,美国友人尽力把中国留学生安排在美国的文化之区和最好的学校学习。当容闳到达美国时,即被安排在马沙朱色得士省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肄业。当时美国还没有高等中学,只有预备学校,孟松学校即预备学校中之“最著名者。美国全国好学之士,莫不负籍远来,肄业此校,为入大学之预备”。1850年,容闳于孟松学校毕业后,又安排考入了美国的著名大学——耶鲁大学继续学习。1872年第一批中国学生赴美国学习时,也得到康纳特克省教育司拿德鲁布(Northrop)等人的支持,先将其留美学生安排在新英国省斯不林非尔附近的居民家中学习。以后,又得美国友人帮助,将留学生迁居哈特福德地方学习,“其地即康纳特克之省城”。斯不林非尔、哈特福德两地,都是当时美国文化水平较高、交通便利、信息灵通之地,是中国留学生学习的好地方。

其次,让中国留学生学习西方有用的知识,并安排最好的教师授课。容闳在孟松学校的第一年,即安排在英文班,学习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程。其教授生理、心理两门课的是一位有学问的教师,名叫勃朗(Rebeka Brown)。按美国学校通例,凡行毕业礼时,要在毕业生中选出成绩最优者,代表全体同学向教师来宾致谢词。勃朗教师就是致谢词之代表者。勃朗教师不但教学效果好,而且“操行端正,心术仁慈,尤勇于为善,热心于教育。”对容闳影响颇大。其教授语言文学者是校长海门(Charles Hammond),海门毕业于耶鲁大学,校长对中国素报热忱,对中国留学生尤优礼待之,期望中国学生“学成归国,能有所设施耳。”海门校长,很有学问,于古诗人中,尤好莎士比亚,于古之大演说家,则服膺威白斯特。其教授法也极佳,能令学生于古今文艺佳妙之处,一一了解而无杆格。“每日登堂授课,初不屑于文法之规则,独于词句之构造及精义所在,则批却导窾,详释无遗。以彼文学大家,出其为文之长技,用于演讲,故出言咸确当而有精神”。海门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行。在海门看来,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于学生,还不能说是尽了责任,传授学问知识只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灵性之鹦鹉吧了。在传授知识文化时,还必须“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由此可见,美国人民不但重视对中国留学生传授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也很注意对中国留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

再次,美国友人对于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期间的表现,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特韦契耳说,容闳在写作和哲学方面颇为擅长,屡次夺得英文论说奖金,不但在校园内使得师生异常器

重,而且还“蜚声于校园以外”。1854年,容闳作为第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大学生,更引起美国人士的注意和尊重。他们把容闳的毕业“看成是那年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有不少的美国人到耶鲁大学参加毕业典礼,主要的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其中就有哈特福德城的布什内尔博士(Dr. Bushnell),他听说过容闳,“因此希望会见容闳”。

当容闳带领的留美学生到达美国后,即受到美国人民的友好接待和爱护。他们认为中国留学生,“几乎无例外地显露了学者的才能,甚至非凡的才能,并且以模范的操行引人注目。他们理所当然地值得美国公民尊重和友好,他们到处受到殷勤接待。”

对于中国留学生在校的表现,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耶鲁大学校长林德(President Porter)说中国留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

三

美国友好人士在生活上、经济上亦非常关心中国留学生,努力创造好的学习环境让其安心学习。当年轻的容闳远涉重洋,到达美国求学,举目无亲,各方面都显得困难重重,一切感到难于解决时,幸亏得到美国友人的热情帮助,生活上才顺利的安顿下来,进入学校学习。容闳等中国留学生到达美国马沙朱色得士省,进入孟松学校学习时,学校没能解决住宿和膳食安排,只好住在勃朗教师太夫人在孟松的家中。太夫人把容闳等人当作自己家里人一样看待,每餐必同食,在居住条件差的情况下,乃在近处,别赁一屋,与太夫人对门而居,便于关照。以后在孟松中学及耶鲁大学肄业时,每逢假期,亦是在其家中渡过的。生活上受到太夫人的关心和爱护。使容闳等中国学生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容闳在耶鲁大学的生活,由于有美国人士的支持,到第二学年末,开始有了好转。这时校中有二三年级同学约二十人,集合为一组,共屋而居,其中还延聘一人办理膳食。容闳因其努力,获得美国同学信任和支持,主办膳食。在以后的两年中,容闳的膳费,皆取给于同学的支持,“虽获无多,但不无小补”。另外,在同学们的支持下,又担任了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为兄弟会管理书籍。兄弟会者,校中两辩驳会之一也。会有一小藏书楼,予以会员之资格,得与是选,博微资焉。”到第四学年,每岁给容闳酬金三十美元。在这期间,又曾得到两笔校外美国人士的经济支援。一笔是乔治亚省萨伐那妇女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 Ga.)助与的常经费,另一笔是美国纽约巨商兄弟三人所设的阿立芬特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s)的特捐相助。“予既得此数项进款,客囊乃觉稍裕,不复以举债为生。若例以小村落中之牧师,每年薪俸所入,亦不过二三百金。彼且以贍养八口之家而无缺乏,则予以个人而有此”,“犹云不足,则亦过矣”。美国友人在生活上、经济上的关心和支持,才使得容闳安心学习,直至大学毕业。

1872年夏季之末,第一批留美学生三十人,横渡太平洋去美国学习。容闳为安排这批学生的食宿等事,先期出发,当由纽约赴斯不林非尔时,道经纽海纹,遇见友人海德列(Prof James Hadley)教授。海德列闻说后大力支持,并要容闳前往康纳特克省之教育司,请与帮助。当教育司拿德鲁布听说后,亦深表欢迎和支持,并帮助将学生分别安排在新英国省的各户人家,每家二三人。便于学习语言文字,熟悉美国生活习惯。又每家相去不远便于管理。等到将来学生程度已达到入校直接听课时,在进入学校学习。由此可见,美国友人在帮助中国学生进入学校学

习之前,其食宿安排,考虑得是很周到的。

由容闳带领的一批留学生,美国友人在生活方面亦尽力予以照顾,使中国留学生虽处异国他乡,亦感到并不陌生,就象在中国自己家中一样自由而舒坦。特韦契尔曾说,凡到过哈特福德城的来访者很可能在街头遇见成群的中国男孩,穿着多少改制过的本国服装,说着本国话,“然而看上去却非常安适自在”。这就为中国留学生在心理上安排了一个便于学习的良好环境。

四

在美国政府和美国人中,也有少部分人士对中国态度抱有恶意,对中国留学生学习深造,竭力进行阻挠与破坏,并造成极坏的影响和不良后果。对此,多数之美国人士深表不满,并奋力抗争。在美国友人的关心和教育下,中国留学生经过十年左右时间的学习,已有一部分学生学习程度已高,可以送入高一级的专门学校进行深造。这时,容闳意欲将这批学生送入陆海军学校肄业,乃致书美国国务院,请予核准同意。不料,美国国务院不顾两国邦交,当即复信表示拒绝。其实,在美国极少数的人士中,仇华之举动,已由来以久。就这次反对中国留学生之事,先是有美国工党首领中个别的人,倡议反对华工开始,致使太平洋沿海一带一些美国人受其煽惑,而美国国会受其影响最深。当时有上议院议员白伦(Blaine)最为活跃,首先倡议反对中国人。其反对之声为何如此激烈,其根源何在?是中美两国人民有深仇大恨吗,是中国人不守美国法律制度吗,是中国人学习知识素质差吗,其实都不是。容闳认为“推白伦之心理,亦非与华人有深仇夙恨,不过其时脑中有欲作总统之妄想,遂假此题目以博誉于工党,冀得太平洋沿海一带之选票也。自有此议以来,美人种族之见日深,仇视华人之心亦日盛。不独此次予之请求为其直捷拒绝,即从前1868年中政府与美政府所定之勃林加姆(Burlingame)条约亦无端遭其蹂躏,视如无物”。容闳最后结论说,美国政府及美国少数人的这一反华举动,是完全违背国际公理的,是世界各国“外交界从来所没有”的事件,这会给中美两国的关系酿下恶果,伤害两国人民之感情的。由于美国政府和美国少数人的反对和阻挠,自1872年至1875年中国派出的一百二十名留美学生,不得不被迫终止学习,于1881年全部返回中国。

中国留学生学业未竟,提前回国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美国友好人士的注意和强烈不满。不少美国的有识之士一方面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某些人的反华活动,另一方面也十分惋惜并竭尽全力阻止中国留学生提前返国的行动。容闳说,当其时热心教育,关心中国科学文化、社会进步的美国友人不少。对于中国被迫召回留学生的举动,深表歉然,并为中国学生留下继续学习深造而竭尽全力以争之。美国各界友好人士,曾联名上书于中国总理衙门,反对提前召回留美学生,其中主张最力者,有美国友人特韦契耳及蓝恩(Lane)等人,他们联络了美国多数之大教育家及大学校长,公推耶鲁大学校长林德(President Porter)联名向中国政府上书,“思有以阻止中国为此退化之事”,书中写道:“今乃忽有召令回国之举,不亦重可惜耶。夫在学生方面,今日正为最关重要时期,曩之所受者,犹不过为预备教育,今则将进而求学问之精华矣。例之于物,学生犹树也,教育学生之人犹农也。农人之辛勤灌溉,胼手胝足,固将以求后日之收获。今学生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行且开花结果矣,顾欲摧残于一旦而尽弃前功耶?”对于提早召回留学生一事,极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因美国方面的阻挠,半途而废,应该迎着困难,奋起力争,让其继续接受最新的,完全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学习。美国友人对于中国深望其日后跻身世界富强之列,诚肯提出中国学生应留在美国继续学习,让其学有所成,以冀将来有益于中国的建设。其言其行,至今仍令中国人民敬佩和怀念。

本文引用资料来源:容闳,《西学东渐记》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责任编辑 张六莲